

的祖传绝技“鸟哨”足以乱真，俗称“沙雀”的鸬鹚类候鸟听到金卫国口中发出的声音，就能往网里飞。“原来吹竹哨是为了捕鸟，可最近二十多年，我这么干，就是为了护鸟。”金卫国说。他从十一二岁开始捕鸟，多是当野味卖掉。1998年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成立，金卫国成了保护区员工，吹哨引鸟是为了给鸟儿装脚环，为国际科学研究做贡献。

类似的案例，还有昔日陈家镇奚家港“刀鱼王”彭海兵变身长江守护者。原本，每年春季是彭海兵最忙碌的季节，捕刀鱼、贩刀鱼，从早忙到晚。但在花博会即将开幕之前，当有人寻到彭海兵时，他只云淡风轻地说：“我早不干那事许多年。”

彭海兵记得，2011年时，位于崇明东部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负责人找到他，说要向他租借船只，用于水生野生动物监测以及其他科研项目。“因为我们对长江的潮流、环境熟嘛，所以他们找我们来开船。”彭海兵说。就这样，靠捕鱼、贩鱼为生的彭海兵和他手下的老渔民们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搭上了边，参与到“海洋牧场”项目。他们在崇明东部的滩涂上插了36万根毛竹，每根毛竹2.2米左右长，插进滩涂里1.9米左右，露出30厘米左右。当潮水退去以后，毛竹周围就形成了一个个小鱼塘，里面蛭子、文蛤、黄蟹及其他各种小鱼小虾非常多，此外，沙滩也变软了，通过此类调查，发现了许多藻类，滩涂的生物多样性一下子就丰富起来，整个滩涂生态系统得到了修复。时任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刘健问彭海兵：“什么时候彻底转行和我们一起干？”彭海兵当即回答：“可以啊。”

于是，彭海兵成了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志愿者，协助科研人员做科研项目，包括对长江流域的珍稀水生动物进行监测等。到了2015年，彭海兵正式告别了捕鱼、贩鱼的老本行。

向化镇渔业村村民张红伟的经历，与彭海兵有类似之处。随着长江禁渔的实施，53岁的张红伟2018年面临拆船、离开渔业。从政策补偿来看，船拆解后半个月内，张红伟就拿到了补贴22.8万元，他感觉这个政策还是不错的。但接下来，他该干些什么呢？难道退休不成？正在想来想去之际，崇明区农业

农村委执法大队要“收编”他了。看中的是他扎实的水文知识。如今的张红伟不当船老大，“降级”成了渔政执法船上的大副，但他的干劲却十足。

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张锋表示，2018年，崇明区就研究部署渔船退捕工作，2018年8月起停止办理长江渔船证书证件，179艘长江捕捞渔船全部退出长江水域生产，2018年底就在全区率先实现全域退捕。崇明区对179艘长江捕捞渔船、7艘辅助渔船实行100%拆解，按照“捕捞渔船5000元/千瓦、辅助渔船4000元/千瓦、按时拆解的给5万元奖励”的标准发放补贴；捕捞网具则100%回收销毁。

早在2005年，崇明区为解决失水渔民社会保障问题就制定了相关文件，将涉水渔民纳入小城镇社会保险参保范围，基本解决了渔民保障问题。同时，渔民也可按照农民建房政策，由乡镇提供土地，集中解决渔民住房。目前，崇明区退捕渔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类社会保险共164人，参保率100%。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已实现100%就业。

捕鸟者转业，渔民上岸，这只是崇明生态恢复的第一步。有几年，这儿的鸟类数量急剧减少。鸟儿为什么不再来东滩了？不仅仅是有人偷捕。一度，崇明为保滩促淤引入一种叫做互花米草的外来植物。没想到其不断生长蔓延，令本土植物海三棱藨草失去了生长空间。而海三棱藨草原本是雁鸭类的食物来源，也是鸬鹚类的栖息地。

为了治理互花米草，上海市水务局、财政局与崇明相关单位通力合作，于2013年9月启动崇明生态修复工程。经过五年多努力，终于建成27公里围堤、44公里随塘河、4座涵闸和1座水闸，清除互花米草25367亩，种植海三棱藨草2000亩、海水稻427亩，营造具有栖息地效应的生境岛屿56个，修复营造河漫滩优质生境近450000平方米。项目完工，互花米草控制率达95%以上，修复区内主要土著植物的生长面积达到1.4万亩，鱼类种类恢复至21种，大型底栖动物恢复至25种，生态修复区内外鸟类种群数量均明显增加。

对于这一生态恢复项目，有人认为这个项目耗资10多亿元，



尽管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相比，崇明比之本市、苏南甚至南通、启东等地来，GDP增速不那么快，**可崇明坚定了发展路径与步伐以后，却坚持了下来。**

